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5/PV.4

3 October 1990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9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尔科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汤普森先生(副主席) (斐济)

嗣后：马尔科先生(主席) (尼日利亚)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阁下讲话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阁下讲话

--一般性辩论开始：(9)

下列人士发了言：

哈尼鲍松先生 (冰岛)

德若尔夫人 (塞舌尔)

斯库比谢夫斯基先生 (波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4093/A

上午10点15分开会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光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科洛尔总统(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讲稿由巴西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的当选表示祝贺。你的才能将确保本届大会的工作将以公正和有效的方式进行。

我还愿对你的前任完成了重要任务表示赞赏。

也请允许我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保证,巴西一直在关注和支持他为行使其职责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他是一位献身于联合国崇高宗旨的生气勃勃的秘书长。

几天前,列支敦士登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新会员国。我谨代表巴西对列支敦士登表示欢迎,并祝愿它在联合国取得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我激动地注意到,一般性辩论开始之时,正值在巴西和整个世界发生的许多深刻的变化正在改变过去几十年中使国际社会窒息的观念和错觉。我还向大会传达巴西人民及其新政府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前景的看法,以及对于今后联合国将发挥的作用的看法。

我相信,我们正在努力创造的新纪元的曙光必将从这个反省分析的崇高论坛照耀四方。曙光的灿烂程度将取决于我们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单独和集体努力,各国的繁荣以及世界人民日益加强的团结。

在过去12个月中,一些事件改变了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关系--的前景。那些曾经受独裁政权统治的人民,坚定明确地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清除了失望、对抗与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痛苦遗传物。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提高了对我们共同命运的认识,强调了各国人民之间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全球性质。

新的和充满希望的趋势几乎使我们狂喜和自满。然而国际秩序的脆弱性、某些区域危机的破坏影响以及经济问题的严重性,要求我们谨慎和节制。

科威特发生的危机代表着对集体和平的突如其来的严重威胁。巴西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强制性决议必须立即得到执行。

这些决议是响应国际公众舆论的抗议呼声而通过的。决议的法律基础是《宪章》。因此,有关各方必须加以遵守,不能把这看作是软弱的表现,而应看作是无可推卸的法律和政治义务。这似乎是恢复该区域及全世界安宁的唯一公正与和平的手段。我们认为,各国深深致力于和平及灵活有效地利用外交手段。

而各会员国则通过立即和充分执行这些决议,明确表明:在甚至常规武器都具有可怕的杀伤力以及国际经济标致着互惠利益密切相关的时代,破坏国际法律秩序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它们还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在整个地区所作的努力,该地区很多国家的人民象所有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应享有和平、安全和繁荣,而他们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威胁骚扰。巴西对由于内部斗争而四分五裂并遭受长期痛苦的黎巴嫩人民的命运以及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主权能力由于外国军队的存在而受到阻挠尤为关切。

我重申,我国政府决心在其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号决议。

安理会的决定在相当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到会员国的经济利益,众所周知,巴西在危机之前就已疲于应付各种困难,现在也是该地区之外受到最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

巴西紧跟当代历史中更积极的趋势,正在推行深入改革的进程,该进程使它不可逆转地走上实现充分民主、经济开放和社会公正的道路。我在我国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中被我的同胞们选为总统,因而在1亿5千万巴西人的面前担负起重大的个人和政治责任。人民交付给我的任务是迅速促进现代化并使我国完全纳入世界经济,以使它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样我国人民就能够达到其智慧与勤劳应当使他们达到的生活水平。

我的承诺是振兴国家和社会、保证民主体制的充分运作、调整和振兴经济、战胜通货膨胀、解放私营部门的创造力、以及消除仍然折磨我国一部分人民的苦难。

我的责任还包括保护社会上最易受影响的阶层。这说明我为什么优先考虑到儿童和青年人。人们已多次指出,儿童代表着未来,这在拥有青年占主要比例的人口的巴西来说更是如此,我国人民迫切寻求实现现代化。

我们意识到,我国在这方面面临着严重困难。我们既不掩饰这些困难,也不掩饰解决困难的决心。我们代表儿童所发出的全面性倡议表明我们非常严肃地致力于把巴西的潜力变成永久的现实。

因此,我热烈欢迎关于召开世界儿童首脑会议的倡议,巴西参与提出这一倡议,而我打算以认真和建设性的方式亲自出席这一会议。

由于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正在消失,相互对立的观点也正在融合。极权主义必将灭亡。基于实现自由、民主和改善各国间对话的稳步发展的政治和心理观念,是不可抗拒的。

目前,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法回避关于未来世界秩序前景的辩论或把自己置于辩论之外。我们在拉丁美洲已达到--尽管困难重重--民主发展和尊重人权的先进阶段,这使我们感到自豪和重新受到鼓舞。

我们的区域与其它区域一样,所有人、特别是青年人具有新的能力和希望。拉丁美洲再次证实它可以实现使其人民获得解放的理想,并与其真正的民主要求保持一致。

在非洲,旧日殖民主义的残余正在瓦解,与此同时,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最后堡垒终于开始分崩离析。我和我的巴西同胞一道,向独立的纳米比亚致敬,我国一向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我们希望这一年轻的国家发挥其巨大潜力。我还欢迎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此举在巴西受到热烈赞扬,我祝愿他在英勇斗争中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社会的议程已经囊括全球。联合国面临着建立新的和平与繁荣结构的任务。人们再不能想象,世界长久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部分。意识形态和贫困都不应把人类分割开来。

在世界四方——东方和西方、北半球和南半球,都出现全球化的趋势,对自由、尊严和更高生活水准的追求不分国界。我们不应错过每一个新的机会,以免在消除长期的东西方对抗的同时,又面临南北危机的恶化,并犯下新的错误,危害国际社会的前途。

巴西政府愿意参与讨论新的国际结构的基本轮廓,以通过这一结构来确保和平和进一步的合作。仅仅维持目前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安排是不够的,更不能重蹈复辙,不管是近期的还是早期的。陈腐的权力概念,作为毁灭能力和经济霸权的体现,应当彻底放弃。必须消除这方面的现实手段。因此,首先,必须彻底改组军事联盟,以体现我们目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日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第二,局部裁军谈判应扩大,使之具有普遍和全面意义,首先是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领域,从而对国际社会的愿望作出响应。最后,必须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来全面解决区域紧张局势,以消除这些造成全球不稳定的温床。

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地阐述世界权力的新概念,把它看作是为造福各国和各民族而进行创造、生产和建设的革命能力。

和平是多方面的,应当在国际一级化为民主、参与和代表制等种种倾向。世界秩序民主化是实现不受任何威胁的公正和牢固的和平的先决条件。和平不应仅仅意味着消除冲突、威胁和最发达国家或最强大国家的霸权优势。因此,主要的国际体

制必须反映新的现实,能够适应各国之间迅速增加有益的接触和多元集团的形成。

南美对话和一体化进程的新步调体现了这一全面的和平概念。日复一日,亚马逊国家集团、安第斯国家集团和南端国家集团内部日益加深理解。在这些努力中,最突出的是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决心在1994年12月之前建立共同市场。除了巴西和阿根廷之外,拉丁美洲南端正在推进的一体化进程还涉及到巴拉圭、乌拉圭和智利等兄弟国家。

在拉丁美洲,里奥集团这一外交协调的先驱主动行动日益强化,目前已在政治上进入成熟阶段。因此,我们地区有能力参与同世界经济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对话,以探讨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新机会。在这一方面,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经济主动行动得到了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积极反应。它必将在今后数月中得到巩固。

在南大西洋地区,大会决议建立的和平与合作区已经初具规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将纳入涉及全球利益的新因素,例如保护和维护海洋环境。在这一领域,假如能够得到更有保证的财政支持,我们这一和平与合作区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发挥创造性作用。

巴西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并在国际讲坛上重申对该条约以及有关国际协定的尊重。最近,巴西和阿根廷公开宣布,将在有关缔约国之间就该条约的执行情况深入交换意见。在不扩散核武器领域,拉丁美洲的这一主动行动领先于区域或世界上致力于同一目标的所有其他努力。但我相信,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迈出新的一步。今天,巴西放弃了可能导致核爆炸的任何核试验想法,即使实验是出于和平目的。我们相信,其他国家也将考虑是否可能采取同样行动。

所有旨在巩固自由与民主、加强真正和平与国际安全、打破陈旧观念以及协调效率与正义的交流,都将引起巴西的兴趣。但在国际舞台上,并非每一新的事态发展都是面向未来的。权力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实际上,人们甚至担心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国际分化将进一步加强。这将包括阻碍取得科学技术知识的歧视性做法。

裁军努力还不深入,外交解决离多边论谈的距离更为遥远。世界各地的军事事件表明,许多区域安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一些地区不幸地再次发生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事件。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放弃乐观态度。历史不应重写。我们认为,面对现代生活的全球挑战,人类将克服目前的困难和障碍,继续走向新的、和平而富有成效的共处方式。全球结构将使我们能在追寻人类幸福方面取得新的进步。我们并非必须遭受暴力和政治对峙的双重威胁。

大会宣布了一个有希望的议程,这一议程不仅包括了振兴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还包括了有关尊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一切人权以及协同努力保护全球环境和进行反对非法贩运麻醉毒品的斗争。随着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消失,制订国际经济秩序新准则的问题应得到再次关注。

保护主义和计划贸易的不正常做法和的机制仍然存在。可能出现的一些部分性开放是以严格遵守互惠的原则为基础的,这损害了其它更为脆弱的经济。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与目前的新保护主义浪潮共处是令人不安的。巴西向全世界开放了自己的经济,并认为开放的世界经济将得到建立。巴西正在参加目前的乌拉圭回合,并相信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范围内举行的这些谈判将制止目前存在的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混乱秩序和衰退。

发达国家采取的出口补贴和其它国内支助措施达到了过份的程度,严重地影响了本来能够增加世界农业或农工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令人可悲的是,发达国家目前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妨碍着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有许多人还在挨饿。

我们十分希望乌拉圭回合的各项谈判能够取得平衡的结果,可加强多边主义并克服限制主义的倾向。我们既不希望维持南北不平等状况,也不希望继续以人为的方式进行自由竞争。

主要的经济大国在其国内经济和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面临着一些众所周知的经

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关于强大集团不以全球利益、经济开放逻辑和整体概念行事的风险。相反,还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这些强大集团将退化成真正的“贸易壁垒”。双重挑战使前景更为暗淡。第一个挑战涉及有序地吸收东欧国家进入国际市场以使这一意义深远和积极的发展不致破坏传统的北南贸易和投资流动,也不致使发展中国家早已危险的经济局势更加混乱。第二个挑战来自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阻碍全世界社会和经济力量充分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问题必须成为多边议程的首要问题。

巴西正在进行一个全面和一致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为了使该方案得到迅速的执行,这就要求以优惠和互利条件提供的外国资金及时流入。已经采取的这种措施正在扭转前景暗淡的经济局势,并为立即恢复与我国巴西进行国际合作铺平了道路。

我们相信,这一努力将得到我们在发达国家中最主要的伙伴的积极响应。我们愿意充分利用目前的时机,值此时机许多方面旧东西被新东西所取代。巴西愿在全球范围和平与合作的概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大会在今年五月通过了《国际经济合作宣言》,从会员国的一致呼声中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是九十年代的主要挑战。

巴西正在谋求提高经济效益,并希望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富有效益。如果国际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组织,这一目标就能实现。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饥荒和极端的经济困难,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这最终将以破坏环境、蓄意践踏人权、生产和非法贩运毒品等方式影响到整个世界。从而使各个社会的良知和生活方式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过去的十年对公众自由和政治多元化十分有利,但同时对社会发展却残忍而又吝啬。但是,发展是民主制度巩固的关键。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巨大努力由于不断向外大量转让为经济增长和投资所需的资产而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永久地解决外债问题是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未来尤其是拉丁美洲未来的一项压倒

一切的紧迫任务。我们人民的经济复苏是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这是不能也不应放弃的。如果目前的外债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和现代化计划,并将特别影响到它们更好地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一场严肃、坦率和创造性的对话应该在国际一级实现解决办法,重新推动我们人民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进程,这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国际日程上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

我愿在此讲坛上邀请世界各国于1992年到巴西参加规模宏大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该会议讨论的问题对人类具有极其重大的利益,从讨论的问题来看并鉴于预将与会的人数庞大,包括一些非政府人士的出席,该会议也许是本世纪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我邀请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出席。巴西热烈地欢迎你们。

该次会议将更精确地阐述人们对环境的普遍关注,它还将使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在共同责任感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为了取得这个效果,各国政府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责任并且修正他们的目标。巴西准备尽自己的职责并已在尽自己的职责,同时深信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

我们正在大力应付巴西的环境问题。尽管我国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都十分严重,而且幅员广大,但巴西政府和社会在环境领域同其他国家相比不遑多让。随着巴西环境监测体系的发展,我们准备建立全国的分区系统,特别是在亚马逊地区,以便科学地划定必须充分保护的大片地区和在不同程度上及在严格的规章管理下用于经济发展的地区。

巴西同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更容易地获得能消除对环境的破坏的技术和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应该用来造福于所有国家。现在迫切需要在国际一级制定财政条件,以使这些技术在竞标式力的条件得到应用。

历史上造成最严重环境污染的国家在这方面负有最大的责任。如果这些国家在提供技术和资源上加以方便,他们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来改变不公正地使本代人继承的环境灾难的局面并且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治理环境的收益不应被垄断或集

中在少数国家手中,而应该尽可能加以普及。我们本着公平的精神可以预见较发达的国家将为纠正环境问题承诺更多的资源。这样的纠正不得扩大富国和穷国间的差距,以间接方式扩大也不行。利用低成本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团结。

巴西意识到技术的获得、产生和利用是一种新的必要的经济模式,因此巴西不能不对这个决定性领域中仍存在的妨碍自由交换技术的障碍表示强烈关注。

利害攸关的正是我们纳入世界经济动力核心的机会。在技术领域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国家也将在技术发展产生的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壁垒刻画出让工业化过迟国家基本上撇在一边的冷酷政策。

巴西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由于它的技术能力。巴西是发展中国家里技术最行进的国家之一,而且因为我们生活在民主的正常状态中,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和一个毫不妥协地忠于法治和国际承诺的政府。

我不能不提及人权问题在我们的共同议程上日形重要。鉴于目前民主理想的扩展,国际上对人权问题考虑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增加。

巴西坚决支持这种趋势。我们认为实际上世界在这一领域正处于质的飞跃的开端。侵犯人权的事件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都必须受到谴责并且必须以同样的魄力与这斗争。我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关注之一是保护巴西土著社区的生活和习惯。为此,巴西政府以绝对尊重和坚决保护巴西印地安人的权利的态度在它主政的头六个月中已采取了严厉措施。还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并且一定会进行。

国际社会通过它的努力能够大大有助于制造世界性的条件,保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尊重人权。今天各国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新的义务保证个人享有跨越国界的更大的行动自由,清除一切歧视的残余以及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人权必须日益从整体上加理解,而不得对形式不同的人权加以人为的或似是而非的区别。

新的世界结构的每一个特点都表明了联合国的发展。甚至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之前都可以预见到该组织会出现重大的配制变革,以便把各地涌现的国际现实变为多边外交的内容。

世界并没有停留在1945年,并且过去12个月正在形成一个历史新阶段。特别是联合国正显示着增强了的外交力量。然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一些情况下重新采取集团行动的倾向本身似乎不足以使我们从体制上给本组织和安理会重新下定义。

对于联合国来说,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世界范围的论坛,要能够应付目前的挑战,就必须回到《宪章》的最初政治意图上来,这些意图经常被错误解释,甚至在最近时期也是如此。这些意图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享有特权和维护会员国主权平等之间,维持明确的平衡。后者是联合国所有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作为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所应该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新多边主义必须真正是创新的和忠实于公平代表原则的,否则它就变成了一个毫无结果的公式或是一场更深刻的政治危机的伪装。过去的几个星期不仅清楚地、直接地和引人注目地展现了国际关系的体系,也暴露了它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多边舞台上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政治和外交。

我们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时在我们对效率的追求中应加上日益增长的对正义的要求和对国际秩序的参与。说到头来,我们在这个大会堂中在共同努力寻求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现代主义,从这种现代主义中我们可以认出人道面孔。我们内心希望的是一个和平,合作,繁荣,正义的世界;一个建立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世界;一个我们可以在地平线上分辨出我们的人民所如此热切希望的应该得到的和肯定会实现的更好未来的世界。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代表大会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弗尔南多·克洛尔先生被陪同离开大会堂。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聆听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讲话。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阁下亲临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密特朗总统(以法语发言):这是我第三次在大会发言,我觉得这是我本人和我国的荣誉。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主持联合国的辩论,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恐怕从未肩负过这样沉重的责任。我向你所代表的国家致敬。

我现在提到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我向他表示感谢,他才华横溢并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为联合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为其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两年前,我在这个讲台谈到对自由的展望。自那时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在许多国家中,在各个大陆上,民主在那些经常被视为长期得不到实现的地方大获全胜。边界再也无法遏制其四处传播的力量。

想一想1989年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革,想一想深入人心的人民运动,这些运动同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一样克服了一切障碍:结构、制度、思维及行为方式、权力和恐惧----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根据精神的要求改变生活这一完全不可挡的需要。

有人曾错误地认为高墙所保护的秩序会永远免遭伟大的宇宙之风、期望和思想之风的袭扰,当这种把人民分割开来的高墙,即以这种错误的认识而建造的高墙土崩瓦解之时,我记得曾对我的法国同胞们说过,在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快乐时刻,一个秩序的终结并不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秩序就马上随之诞生,新秩序的诞生非常困难。

我请教大会: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个既前途无量又危险四伏的新时代?的确,我们

将如何理解它？

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虽然能长期确保和平，但却使得冲突在地域范围内一直存在。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目睹了100多次区域冲突。所谓的南方已经成了战场，而北方已不再进行这种厮杀。一个阵营的所得曾被视为另一个阵营的所失。虽然这种速算法现在已经过时，但是人们仍看到近50年来它如何一直阻碍问题的解决和紧张局势的缓和，它如何拖延历经煎熬的各国人民苦难和悲哀的时间，它如何成了强权关系的实验室并如何拖延了几百万人依赖他人的状况，而他们过去曾视自己为其命运的主宰。

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值得欢迎，这是理智和责任感的胜利。这个胜利归功于某些人士具有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明察秋毫的眼光，他们能够改变历史进程并为了构思一种不再基于普遍恐怖的新平衡克服眼前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我愿在此表明，全人类都对他们怀着非常感激和尊重之情。

但是，我不应抱有不成熟的乐观态度。我同大家一样十分清楚，由于世界突然毫不困难地找到了出路，因此对它的视觉可能存在许多幻觉的成分。臭名远扬并不能容忍地违反人权的情况仍大量存在。少数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仍在受迫害。各利益集团仍象过去一样残忍蛮横；强国仍在伺机欺凌弱国，被压迫者仍怀报复之心。尽管如此，对那些害怕冒民主之险的人，那些认为可以把今天该做的事情推到明天去做的人来说，集团对抗今后再也不能成为一种借口了。我此言所指的——各位都明白——是南北关系。

没有哪个国家，甚至最强大的国家能够使其各自的命运摆脱相互依赖，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一国很容易面向国内寻求出路，似乎确定国家特征和与人不同之处的唯一方法在于拒绝承认他国的国家特征和独特之处，似乎必须这样做才能在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或民族主义中找出答案。

证明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对伊拉克侵略带来的危机所做出的定论，正如在利比里亚所发生的悲剧是一种警告一样。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那么集团消亡所提供的独特机会将成为恶梦。

为防止无政府主义，消灭力量创造权利的理论，避免强大的国家结成联盟强行建立一个其他人没有任何发言权的秩序，我想只有靠法律统治，别无其他东西。是的，法律。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哲学——都不能垄断法律。法律体现了普遍意愿。我们看到，一些简单的价值观念几乎得到普遍的赞同；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旅行自由以及选举其领袖的自由，平等，正义，尊重人权，宽恕和接受不同意见。所有这些价值观念都强调对话的价值高于力量的价值。我们都知道，各国人民的关系中是可以有持久和平和自由的，只要各国同意遵循共同的法则，而制定这些法则正是你们大家的责任。

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瘫痪，联合国在其诞生45年以后正在兴旺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官，确定法律的含义并试图使法律得到实施；它正在开始从而履行《旧金山宪章》授于它的使命。在此基础上，一切都将要——或者起码是能够——改变。

我们都应该懂得法律统治的开端关系着我们所有人。哪个国家能在暴力、专横和受人支配的状况下感到安全？现在应该由国际法来进行统治。我们只需要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最近几年，本组织实际上在解决冲突方面越来越取得成功：纳米比亚，尼加拉瓜，两伊战争以及（我希望不久以后）柬埔寨。联合国根除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努力最终遇到了两个人的良好意愿，这两个人都是南非人，都拥有他们各自团体的注意力：纳尔逊·曼德拉和弗里德里克·德克勒克。

但是我们必须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面临着在弱肉强食法则和法律统治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拒绝选择，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供选择的是希望法律胜利还是满足于暴力指挥。

我当然在考虑海湾危机。这一由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引起的冲突表明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迅速、一致的行动。从危机一开始，我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投票赞成并不时倡议了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我们将继续坚持充分支持的立场。让我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科威特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权国家成员。根据什么能够决定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了呢？难道是根据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法律”吗？

我想在此指出法国和伊拉克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在它最危险的时刻，即在它与伊朗的战争中支持过它，目的在于维持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古老的边界上的历史平衡，破坏这一平衡将会给直到大西洋岸边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连锁反应。我不否认那个时候在伊拉克和法国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的纽带，我希望不管怎样，这些纽带能够经受住这一新的考验。

但是法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为这一万国仲裁人即本组织所确定的法律服务。我们正在履行安理会所颁布的禁运令，我们也在帮助确保禁运令的普遍实施。为此目的，我们向海湾地区派遣了空军和海军，但我们并没有因此作出任何威胁性或挑衅性的姿态。我们的政策是联合国的政策。另外，我们已经通报伊拉克当局，我们将站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遭到新的侵略的国家一边。

我们的行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既不是献殷勤，也不是表示纵容。当任务完成之后，我们的军队将离开这一地区返回祖国。

我们怎能不对扣压数千人质的行为感到厌恶呢？其中有500多人是我的同胞，直到不久以前，他们作为客人、作为朋友信任地球上这个最古老、最杰出的高贵民族的好客而受到伊拉克的欢迎——正如伊拉克自己所承认的——。我们怎么能够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正被当作一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中的肉体盾牌？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我国驻科威特大使的官邸遭到侵犯和抢劫、其居住者遭到逮捕？如果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承认？为什么人质的人数中又增加了这些新的受害者？

面对这些屡次发生的行为，我采取了以荣誉和团结作出的决定，向伊拉克周围遭到威胁的国家派遣了陆上增援部队。我的命令依然是：保证禁运的成功，从而迫使安理会决议得到实施，遏制所有的侵略，以对法律的尊重为和平服务，不给暴力以任何宽恕。我补充一点，法国是与它在欧洲共同体和西欧联盟十一个伙伴密切协议行事

的,也是与美国、阿拉伯和其他为了同一理由部署在中东的军事势力协调行事的,但是协调决不会影响我们的自决权。

我们将继续准备寻求并实施任何和平和可能性,因为我们的逻辑是和平的逻辑,反对伊拉克政策强加于苦难世界并似占优势的战争逻辑。迄今为止,伊拉克总统没有一项行动或一句话给予甚至是一丝和解的希望。他无视或反对这一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那些懂得流血和死亡的代价的国家所创立的最高组织联合国已经两次未能战胜灾难的不可避免性。

如果安全理事会决议里规定的条件得到执行,伊拉克将说什么?这些条件是一致商定的,不能被取消。难道再也没有希望了吗?难道再也没有争取和平的余地了吗?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判断。

若干计划,其中有阿拉伯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的计划,开辟了新的前景。我为此感到高兴。法国希望,世界这一地区的国家将自己进行仲裁,以解决使它们相互对立的争端。我要在这一讲坛上指出,我们仍然对此抱着希望。对任何西方国家的武装干预不再持有任何怀疑或疑虑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但是,阿拉伯民族仍然没有克服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分歧,迄今为止仅仅表示了愿望而已。由于缺乏这样的解决办法,我要指出,我到希望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外交手段仍然可以战胜对抗局面。我们应当明确这一点。我认为,只要伊拉克不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意见从科威特撤出,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科威特的主权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一样,都是不能谈判的。想想那些必须在外国占领下生活或流亡生活之间作出选择的男人和女人吧。想想那些如果情况失去控制,其命运将完全听凭一个人或一个好战国家扩张主义决心所摆布的邻国人民吧。另一方面,如果伊拉克将明确表示其撤出军队和释放人质的意图,一切都将成为可能。

依我所见,在第二阶段,已对这一侵略进行谴责的国际社会也许能够保证军事部队的撤走,科威特主权的恢复和科威特人民民主意愿的实现。然后,整个世界正期望的但却并没有寄予过高希望的第三阶段将要开始,这一阶段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是我们力所不及或望而生畏的阶段,因为到那时,我们将面对选择,不得不以各国的友好睦邻关系以及安全与和平的动力来取代中东的对抗局面。

我想到黎巴嫩,它仍然不能恢复对其由于各派对立而仍然四分五裂并被外国军队占领的领土的充分主权。我想到巴勒斯坦人,他们陷于绝望,不怕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目的只是为了实现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园的合法愿望,在那里他们可以建立自己选择的国家结构。我想到以色列,它现还处在经常的不安全之中。总之,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战争不论其宣布与否已成为日常生活命运的国家。

我现在不是在谈混淆在一起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冲突,我也没有宣称我能够通过什么奇妙的办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任何综合措施都将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都将成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借口。

我们的主动行动意味着对话,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直接对话,与邻国达成协议,以及最后是联合国大会的不可取代的核准。在我们走完这条道路时我们必须设想以一次国际会议作为实施任何成功的谈判的催化剂和保证。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会想到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将是一致同意减少该地区的军备,将从伊朗到摩洛哥、从中东到大西洋进行合作的开端,以及在一个由于其历史、文化和对人类的宝贵贡献而被要求在人类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必须提出问题,并且回答从各方提出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以前作出的那么多决议现在仍然是一纸空文——我认为这是由于东西方对抗所造成的相互中立化的结果,而这又使中近东陷入了一种立场战——一场毁灭性的绝望的战争。这种局势今天由于某种原因滋长了阿拉伯世界对联合国就伊拉克所突然采取的措施提出批评。事实是在这一缺点方面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因素使我们最近所作决定的真正权威多少受到打击。但是,我们在信仰方面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相信不论在原则上和实际上,在法律和正义面前应当人人平等。

现在我要强调关键性的一点,这一点一直是国际机构关心的问题,而且现在已成为尖锐的焦点。如果说中东冲突不是南北冲突,因为它并未使一个富国与一个穷国对立,那么事实仍然是,禁运和减少石油供应及价格上涨使发展中国家已经非常困难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援助那些冲突周围的人,他们将是那些最直接受到冲突影响的人——对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尚未结束的关于南北关系的辩论,这种关系也就是穷国和富国、高度工业化国家和那些没有办法偿还债务或使他们贫血的经济得以复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2000年即将到来,而每天全世界仍然有大约四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予防治的疾病。

再过几天,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将在纽约这里举行,审议这一类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明白,还有其他的不公正存在,不公正本身带来无法忍受的暴力,而这种暴力又造成更多的不公正。亿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的一切,包括未来,都被剥夺了,怎么能期望这些人意识到一个法制社会的存在呢?作为被剥夺和被抛弃的人谁又能尊重那种把他自己排除在外的法律呢?不管喜欢不喜欢,北方和南方是共同历史中的伙伴。双方现在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尽管最近几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远远落后于需要。一些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负债就应承受债务负担的沉重压迫,或者人们工作的越多,生产的越多,却得到的越少,仅仅是为了偿还它们国家的贷款的

利息,而且还要受到外汇浮动的影响,这种情况正常吗?非洲和拉丁美洲,且只说这两个洲,在过去的十年中出口收入不断下降,或者南方尽管得到了大量的援助,却在向北方不断提供资金,因为由南方向北方的资金净转移已经增加了,到今年为止又增加了100亿美元,从而达到总额430亿美元,这种情况正常吗?

当然我们也可看到一些进展。本月在巴黎举行的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庆幸但还不够的趋势。1988年在多伦多,1989年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制定了种种办法,以便减少世界的债务。有些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免除了最贫困的国家的债务。至于欧洲共同体,通过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60个国家洛美协定展期和大量增加捐助,直接了当地处理了内在的爆炸性事态,并为使出口更为可行的第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弥补逆差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尽管如此,逆差还是增加了。但是采取这些步骤怎么能够抵挡不断增加的原料投机活动呢?我期望着讨论一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全面计划,这是很早以前就已宣布并长期希望进行的讨论,这项计划将需要新的资金,并将为所有参加者深入讨论这一课题打下基础,如果我们不下决心改变我们的方法,加速我们的步伐和重新考虑我们的目标,这就很可能成为一场结束一切悲剧的悲剧。

尽管我前面说了这一切,我认为如果各族人民都能同意克服他们不可改变的历史观和利益,那么人类希望的时代就即将来临。而且我坚信那是可能的。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和德国经过三次毁灭性的彼此较量之后,现在已经和解了。这是多么稀罕的事情呀!今天他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同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定期会晤,相互尊重,并正在建立友谊。我今天发言的时候,也是离德国统一还有几天的时候,法德两国人民并没有喋喋不休的谈论过去的悲剧,而是在一起面向未来。我从纽约向德国人致意,他们正在准备庆祝他们历史中的这一伟大事件,并且我要向他们表示法国的良好祝愿。

今天,法德两国的谅解是一个事实,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欧洲共同体12国的范围内,有多少协议,多少战争,还有多少相互冲突由来已久的野心都在得到解决,当40年前,欧洲各国--首先是6个国家参加,然后是9个,接着是10个,最后有12个国家参加--以一种勇敢并且及不可想象的行动将他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他们的边界将会很快消失,并将很快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单一的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政治组织,人口约达3.4亿人。

我们惊叹战后这一代人的决心和想象力,他们引导我们走向这一结果。还有更为广泛的计划,这种计划才刚刚成型,甚至还有更大的计划,使我们欧洲人的视线超越12国,转向远方,将历史上和地理上的整个欧洲大陆收入眼底。预定今年11月17日将在巴黎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这次会议将确定这项计划的内容,并设立永久机构,为这样一个欧洲而努力。如果勇敢的行动没能战胜成见,如果欧洲的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未下决心建立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未来,那么旧的欧洲大陆今天会是什么样呢?

那个欧洲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东部国家,那些国家昨天还是属于另一种竞争性的敌对制度。今天他们已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什么方式呢?他们当然应该更密切地靠近欧洲共同体,或者与欧共体保持联系,或者寻找能最终走在一起的办法。我们必须想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他们的行动将对我们产生影响,直至欧洲所有的国家,东欧国家和欧共体国家,自由贸易国家和不属于任何制度的国家,在一个我所说的邦联中,在一个有其自己的规章,每个国家能够与其邻国共同建设未来,每个国家能够代表自己行事的组织中,更加牢固地联系在一起。

在建设未来中,我们还必须进行裁军,在这方面,欧洲实际上已成为第一个实验场。但正如在座各位所知道的,裁军是一个世界范围必须做的事情,在我们这一地区,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所谓的维也纳常规裁军谈判必须尽早结束,但在生物、化学和战略武器等其他领域中,世界出现的新平衡不能容忍军备竞赛的巨大费用。

我们正处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我们能够用三个名词来表达我们理想:裁军、公断和集体安全。混乱、专制和战争一直在同时出现。让我们通过联合国保证,正义、团结和和平最终成为新时代的支配力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刚刚所作的重要发言。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按照大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发言报名将在1990年9月26日、星期三下午6点截止。我想请求各位代表提供尽量准确的发言时间长度,以便我们能有序地安排会议。

我想提醒各位成员注意大会9月21日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即在大会作过一次发言之后,不应再致贺词。

在此方面,我还想提醒各位会员注意大会在同一次会议中作出的另一项决定,即参加一般性辩论的发言者在结束发言之后,应通过讲坛后部的GA-200号房间离开大会堂回到自己的座位。

汉尼巴尔松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最高的职务,主持这一世界各国的论坛。我祝你取得成功,并向你承诺我国代表团将给你真诚的支持。

我也很高兴能有此机会欢迎我们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伙伴、列支敦士登成为联合国的新会员。

我们的会议今年是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所面临的挑战很少像目前人们要求它面临的挑战那样富有多样性或挑战性。同时,我们有一个罕有的、实现本组织创始人梦想的机会。

在过去一年里,变革的旋风刮遍全世界。合作和相互信任的气氛已经代替了过

去四十年来破坏东西方关系的对抗和不信任气氛。在中欧和东欧,专制政权已经垮台,共产主义的理论已经尽失人心。就在几天内,德国将会获得统一,从而消除欧洲分裂的最后一个象征。这样一来,为在欧洲建立和平和稳定的新秩序、简而言之、重建完整和自由的欧洲创造了条件。

这种深刻的变革对整个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现在,我们第一次能够预计,从前用于进行军事竞赛和自私地追求民族利益而耗尽的精力将会转而用于进行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合作努力。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对集体行动的承诺同样给联合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无可争辩的优势。

这消除了一些障碍并给本组织依照《联合国宪章》为世界安全行使其权力以更大的余地。本世界组织最近取得的成就,主要在解决地区性冲突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公众对它的信任。

恰恰在联合国有史以来这样一个成功的时刻,却面临了近几年来最大的考验,真是咄咄怪事。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占和吞并不但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违反,也是对联合国理想本身的正面攻击。毫无疑问,我们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确保这一冷战以后首次重大危机不使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使时钟倒转。

国际社会已经谴责了这一粗暴的侵略以及对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伊拉克扣留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国民所犯下的无理行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作出了迅速和一致的反应。但是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为了恢复波斯湾的平静,国际社会必须一致支持安理会的决议以及那些根据这些决议承担在海湾地区建立一支多国部队的国家的行动。鉴于一些国家要付出高昂代价,这就需要非同寻常的决心和合作。如果不能表现出必要的团结,不仅会使联合国的权威受到破坏,还可能破坏我们在为整个世界的和平而进行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进展。

我们最近在波斯湾所看到的军事侵略说明,即使在超级大国为了阻止此类危机而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之时,世界和平也是不稳定的。这提醒我们,世界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而是意味着接受国际行为的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自决的权利以及国际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在欧洲,这些原则已经被载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不仅仅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才欢迎德国的统一。根据德意志民族的意愿,德国统一在几天之后就将实现。现在在有关各方建立起新的法律关系为欧洲大陆长期稳定提供了现实的前景。

但是当新的秩序正在欧洲形成之时,让我们也不要对那些顽固地抵制变革力量的二战后残留特征视而不见。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局势就是一个例证。波罗的海各国都是独立的国家。这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是不容军事占领和吞并所改变的一个事实。

从长远看,不完全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权,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苏联领导层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已经开始了政治对话,这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这将为有序地恢复原状铺平道路。

同时,象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冰岛希望扩大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各个层次上的合作。另外,冰岛将欢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分参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虽然战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但不可否认,大国间的武装和平正在逐渐地被一套更加相互信任的关系所代替。在这种关系中,谈判实现军备控制和建立相互信任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东西方和睦关系的建立已大大加强了有意义的军控谈判的前景。在三类主要的现代武器,即常规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常规武器领域,至关重要的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之间应该就削减在欧洲的常规力量尽快达成一项条约。一项关于常规力量的协议应使欧洲大陆的各军事力量处于防卫姿态。它是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结构的基本前提。

我们希望，美苏削减和限制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还将大大减少不久的将来的核威胁。

联合国目前的复兴应该用来加强本组织在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军控领域的有益工作。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全球公约仍然是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鉴于以往的沉痛经验，遗憾的是，最令人厌恶的现代武器仍然用来对付无辜的平民。

值得欢迎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内又重建了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最终必须停止所有的核武器试验。同时，核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核试验场所辐射的扩散。由于担心核辐射释放和泄漏可能对北欧地区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北欧国家已经敦促苏联放弃其将所有的核试验转移到新地岛的计划。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仍然是裁军和军备限制方面最重要的多边协议。自从该条约生效以来，该条约的无核缔约国都没有获得核武器。该条约缔约国最近举行的第四次审查会议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制度。然而，仍然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国家仍没有签署该条约。海湾危机说明迫切需要更有效地处理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领域内的不扩散问题。

总的来说，目前军控谈判的方向是在军备的最主要的领域，即核武器的各个领域，欧洲的常规陆地和空中力量以及化学武器方面建立制度。军控议程中唯一没有包括的主要军备领域是海军军备。军备控制谈判很快会延伸到海军力量。在欧洲，不能将海军力量包括在军控谈判会使安全领域脱节。

谁都不能否认，军控领域的进展主要是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取得的。保护人权领域的情况则不一样。在保护人权方面，联合国发挥了核心作用。

联合国已经率先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文件对人权下了定义。在确定了标准以后，本组织还采取了果断措施，执行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现在承认，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的评论不应该被认为是对个别国家内政的令人不能接受的干涉。然而，这也不是没有例外。最明显的例子仍然是南非。

中欧和东欧人民在追求繁荣和幸福中实现不可缺少的人权的作用,这显然是推动其所属地区事态积极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幸的是,不久之前的这一教训并没有影响到南非的领导人,他们仍然保持着臭名昭著的压迫制度。

在过去一年中,种族隔离制度有些松动,但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这种制度的罪恶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对南非领导层继续施加压力,以使它尊重所有公民不可剥夺的人权。

中东是另外一个引起人们愈来愈严重关切的地区。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与伊拉克--科威特事件危险地联系在一起。

极为错误地估计了时代特性的伊拉克,现已处于绝大多数支持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国家的包围之中。伊拉克难有其他选择,试图挑起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反对,以使阿拉伯国家站在它的一边。这是一种危险的煽动行为。

即使伊拉克不能使战火从海湾地区蔓延开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棘手问题将依然存在。显然,和平解决争端将势必成为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一个全面的新秩序的一部分。为实现这一目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必须自己承担起主导作用。*

东南亚最近传来更令人鼓舞的消息。人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清楚地看到,柬埔寨的难题只能通过联合国的斡旋解决。柬埔寨内部的交战各派同意对联合国全面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构架作出承诺,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消除红色高棉再次撑权的任何可能性。人们希望,全面和平解决标志着整个东南亚区域新的和稳定的安全布局的开始。

我在前面提到我们最近在欧洲看到的改革所形成的有利的世界性影响。但我们不能忽视对下列事实的关注:支持中欧和东欧目前实现市场经济的努力的资金援助,可能会占用本来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虽然必须作出困难的抉择,但工业化国家必须在这方面掌握适当的平衡。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扩大和平衡的世界贸易取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善。必须减轻这些国家所承受的巨大外债负担，必须找到在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世界之间造成一种更公平地分享资金的状态的手段。

在提供资金援助和减轻债务的同时，还必须制定结构改革的综合计划。弥合南北方之间的差别还需要更多地注意社会因素、医疗、营养和教育方面。

发展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保证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在维持和平的活动中，联合国已决定通过下周末举行的高级会议使儿童置于世界关注的中心。我们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优先考虑儿童——即我们的未来。

我们还应牢记，环境与发展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

保护环境是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已在排列优先顺序和建议未来方案方面奠定重要基础。

对于象冰岛这样一个主要依靠海洋资源的国家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针对海洋环境所受到的污染——包括来自陆地和放射性废物的污染——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海洋环境不受核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继切尔诺贝利之后，已对陆地上的核反应堆予以足够的注意。但我们不能忘记，海上的核反应堆实际上是活动的发电厂。因此，对它们的认真考虑不应亚于对陆地上核反应堆的考虑。冰岛将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建议联合国派专家就海上核反应堆的事故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潜在危险进行调查和研究。

冰岛认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现有的法律文书不足以取得我们希望的结果，因此应该得到加强。还需要就具体环境领域中的国际条约进行谈判。人们希望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上就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办法。现在需要的是就基本原则达成一致，这些原则必须指导国际社会保证地球上的生命今后的延续性。这样的原则应当体现在一个新的、简明的法律文书之

中,这一文本将成为各国政府接受的法律和宪章。

环境和发展会议可能是我们为扭转地球环境恶化情况采取实际步骤的最好机会。我们必须注意不让这次会议成为空洞泛谈,仅仅通过宣言和谨小慎微的行动方案的会议。具体的环境问题必须在稳固和持续发展的总范畴内加以具体解决。

在这一充满风险的行动中,时不我与。据估计,在今后两年中,大约一亿英亩热带森林将被毁坏;一百二十亿吨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毒的污染物将会污染空气。在两年之内,五百亿吨的肥沃表土将会流失。

扭转这些问题----生存的问题----的趋势,确实将是我们这个重新振兴起来的组织在今后几十年中的主要任务。

德若尔夫人(塞舌尔)(以法语发言):我愿就主席获一致推选担任大会主席职务向他表示塞舌尔的最热烈祝贺。我还愿祝贺他的前任约瑟夫·加巴先生干练地指导了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愿就联合国秘书长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中所作的努力向他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我们愿向他保证我们支持他履行其艰难职责。

在我们准备庆祝本组织四十五周年之际,鉴于我们面临紧要关头,有必要回顾导致建立联合国的起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正是在那时饱受毁灭性战争创伤的各国给我们留下了《联合国宪章》,决心保护后人免遭战祸。

旧金山宪章,以其永恒的原则,今天仍然是和平与集体安全的最佳保证。当然,我们不是始终如一地保证这些原则得到遵守。但几个星期之前的缓和、对话与合作气氛使我们隐约感到,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其作用。

遗憾的是,近来波斯湾的事态带来了阴影。武力再次大行其道。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占领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侵害了一个国家主权。这种行为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藐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完全抛弃了其在尊重国际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伊拉克没有任何理由来为其侵略和兼并科威特辩护。这一行动体现了一种陈旧的政治思维,我们有义务强烈谴责任何侵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在哪出现。

因此,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塞舌尔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和无条件撤离科威特,恢复该国的主权。我们呼吁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和不结盟国家运动加倍努力,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冲突。

目前的危机由于涉及到一些没有正当理由的利害冲突,因此更加令人感到不安。我们都知道,不幸的是,对科威特的侵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对抗和军事侵略行动链条中的一环,而只要所谓的道义原则或国家利益出现问题,就会发生对抗和军事侵略行动。然而,如果近来的事件使我们注意到武力行动不能压倒国家主权原则,我们的义务就是针对任何具体的冲突形式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保持警惕,以防止这种不测的事件。我们所有人都负有道义责任,显然也必须承担财政责任。但大国尤其应当保护小国。遗憾的是,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有能力使法律和道义超越我们的国界,更不能确保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

显然,科威特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声援,是因为有关事态及其后果和利害涉及到整个世界。但当一个国家发现自己面对侵略行动时,最好能有一个机制发挥动员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大国拥有威慑力量,同样也不应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委托的情况下擅自行动。

科威特的惨剧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国特别是在中东的疯狂军备竞赛的结果。虽然令人感到安心的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希望,目前的危机无论是在中期还是在长期,都不会使现行裁军政策发生动摇。关于危机本身,我们当然希望那些大国将保护我们都不致陷入灾难性的冲突。

波斯湾的局势不仅压倒了他问题，而且还使这些问题更趋于尖锐。我特别考虑到印度洋的问题。一些年来，塞舌尔共和国始终不懈地要求把印度洋变为和平、安全与国际合作区。虽然大国之间关系的解冻无疑推动了紧张局势的缓和，但印度洋仍然是其他一些国家垂涎的对象。情况有可能加剧，因为波斯湾目前的局势可能成为任何方面在我们的水域布置军事力量的口实。大会通过第2832(XXVI)号决议时，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突然遥远起来。

我们是否应当认为，现已无希望召开印度洋国际会议？我们相信事情并非如此，今天，我们这些印度洋国家之所以再次向拥有实力和权威的国家发出呼吁，原因即在于此。我们请求他们承担其责任，从而促成召开期待已久的科隆坡会议。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遭到了某些挫折，全球政治局势确实出现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许多领域受到波斯湾危机的影响，需要采取行动。我指的是核武器威胁、有毒废料和化学武器等问题。面对危悬头上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连同目前和今后的财政危机，环境保护问题以及债务和发展问题都是我所称之为“可怕的辩证关系”的产物。

当然，发展中国家首先应当承担责任，执行旨在改善其环境管理的切实方案。在塞舌尔，1990年6月开始执行的新的国家规划，推动和加强了我们对贯彻在生态考虑基础上的持久发展思想的决心。

不应忘记，我们的遗产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而且关系到全球利益。应当指出，塞舌尔领土的42%都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我们在这方面的关心是确有理由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商品。我们的两大工业，旅游和捕鱼完全取决于环境。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

然而,尽管我们有此良好意愿,我们不能单独应付环境带来的挑战,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赞同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办法,寻找持久和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紧迫问题。国际社会以追加资金形式给予的坚决支持是绝对必要的。这就要求工业化国家加倍努力,共同承担责任,补充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执行的方案和措施。在这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环境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当务之急。

将于1992年举行的国际环境大会当然应该就即将进入下一世纪的环境的全球行动计划和切实的保护措施达成一致意见。我国高兴地看到,这次大会将在不远的将来举行。我们将以自己可能的方式积极地参加这次大会。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期待这次大会实现神奇的解决办法。并且,时间也很关键。对那些环境已成为生存问题的国家来说,1992年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日期。因此,那些正在执行真正的保护环境计划的国家必须得到支持。买回一国的部分债务、换取执行保护计划的倡议是一个革新的方法,应该多加使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在实践上被证明是带有某些歧视性的,因为迄今为止只有某些国家能够从这一措施中受益。今后,所有决心保护自然的国家都应该从这种鼓励性措施中受益。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必须找出一种办法,因为我们地球的未来依赖着这一办法。

在国际经济局势方面,没有人真对此抱乐观态度。非洲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局势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关注。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经济复苏的某些迹象,但其他许多国家的生活标准急剧下降。由于偿付外

债的资金超过了出口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下降。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处于破产和最为严重的萧条的边缘。海湾危机及其后果只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灾难性的局势。

就许多国家而言，海湾危机意味着他们所取得的初步的发展成果毫无意义。不仅它们对更多的外资来偿还债务和进口石油的需要大大增加了，而且援助将更加稀少、更加昂贵。某些捐助国已经宣布了预算限制和减少援助。这意味着不论目前的危机有何种结果，不论冲突得到如何迅速的解决，衰退进程已经开始。

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只有一种更积极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远见才能使我们实现可能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就是联合国的首要作用，它的主要责任仍然是建立一个更加团结的世界。

新的斗争要求我们作出承诺：千百万人的贫穷、我们受到威胁的环境、新的紧张局势的热点的出现。但是，现在这些挑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重新相信对话，并为合作与和谐建立一种新的气氛。我们希望大会本届会议能够重新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并推动开始为稳定和平和创造一种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气氛进行对话，我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斯库比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和大家一起祝贺你当选为本届重要会议的主席。也请允许我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本组织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深深的敬意。波兰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加入我们的行列。

在上届大会到现在的一年中,我们目睹了冷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海湾地区的武装冲突对新的国际关系的脆弱基础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联合国政治战略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对任何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以及领土完整采取任何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

我使用了“关键问题”一词,因为尊重我所提到的原则和规定是为实现国际目标、完成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的任务而采取国际行动并进行努力的前题。如果侵略不受到惩罚,国家的边境遭到践踏和吞并,那联合国就无法在世界合作的最基本方面取得成就。

因此,在审议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影响时,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本组织的意义和宗旨存亡悠关的问题。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保持乐观。

理由之一是,安全理事会最终能够行使其合法的权利,在过去发生国际磨擦和冲突、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时,安全理事会却常常不能发挥作用。

本组织内外一直在谈论改进联合国的结构和方法,在过去几年更是如此。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本组织能够适当地使用《宪章》所规定的权力。请允许我引用法国杰出的法学家已故的君伊·德拉沙里埃尔法官的话,他在讨论本组织改革问题时恰好地提出这一问题:“执行《宪章》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吗?”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一标准程序应该得到支持。如果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遭到了武装攻击,《宪章》及其第五十一条提供了采取行动、恢复该国独立与现有边界的充分余地。

令人感到满意的另一原因是国际上对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侵略的决议的反应。

波兰正在充分执行这些决议并且将采取安全理事会可能命令或受权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我们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阻止了同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的进出口贸易并且采取了其他措施。应该注意的是波兰公司和企业由于中断了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贸易而损失了大量的业务。我们支持和参加联合国的行动至今已使我们付出了5亿7千万美元的代价,这一数额到今年底可望增加到14亿美元。这些损失是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发生的,对我国的努力是严重的打击。

不过,我认为某些国家和国际的准则不能通过任何可以衡量或可以计算的价格来评定。无论代价如何,这些准则都应该加以扶持和珍惜。没有这些准则我们就失去了目标感。一个这样的准则就是在国家中或在国际上大家的相互声援。

在过去十年中,尽管存在日常政治现实造成的明显的抵销力量,但相互声援的概念和道德观对波兰的公共生活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我认为,波兰人把相互声援作为公共活动的基本概念,表明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无止尽的利己主义、暴力以及一些人的暴富和另一些人受到野蛮的剥夺和处于令人耻辱的贫困之中的情况,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波兰相互声援的思想和做法产生了国际影响,它帮助造成了有利于我们时代伟大事件的环境:欧洲极权主义的垮台和由此产生的德国的统一。在德国统一之日,波兰会向德国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和真诚的关心并且期待着同这个西方邻国形成利益一致的集体。

我们已开始建立冷战后的秩序。它的构架正在设计之中。我们必须有长远观点,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现在联合国正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划时代的挑战。

当然的确有必要进行新的区域安排,特别是针对目前波斯湾危机的教训的区域安排。

至今那场冲突未能在阿拉伯国家大家庭内用和平方式解决,波兰对此的确感到

遗憾。我们同那个大家庭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和各种联系，我们愿意在尊重国际法治的条件下保持那些关系和联系。

为此，波兰牢记过去岁月中同伊斯兰的关系并且明确认识到目前的情况同过去不同了，因而波兰支持制定对一般是伊斯兰国家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长远政策，我指的是参加赫尔辛基进程的国家的政策。

不过现在更迅速地解决问题在于应用《联合国宪章》。这个问题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讲都是全球性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是国际上相互声援的问题，即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声援。

波兰本着这种精神决定参加多边努力并且决定向海湾地区派遣一艘医疗船和一个野战医院。

我们在谴责侵略和占领的时候还必须记住发生了其他违反国际的事件。法律禁止以任何可能的形式扣留人质。在伊拉克和被占领的科威特的外国国民的人权应该得到维护。

最后我要说，我们认为尽管发生了侵略和侵略后发生的情况，科威特继续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法律和一般国际法的规则都规定：

“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第1大段）

波兰共和国坚持在国家间关系中把法治放在首位。我极其满意地听取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关于国际社会法治的发言。我赞同这个发言。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应该加强国际法的治理作用并且鼓励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

在这十年中应该更多地注意国际法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更多地注意该委员会完成任务的程度。该委员会不应该纠缠于原本属于学术界的题目和讨论。它应该解决我们时代中的重大法律问题，同时也应该详细阐述促进对这些法律问题的解决的具体造法条约。在这项任务中，该委员会还有潜力可挖，可以同其他国际机构合作。保护环境就是一个例子。

在大会内应该加强第六委员会的作用。特别是每当大会要通过一项具有宣布法律的效果或具有法律影响的决议时,国际法和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可以在大会工作程序中发挥作用。一般而言,第六委员会目前的作用太死板了。

法治的保障的之一是发挥国际法庭的作用。就是最尖锐的政治争端也肯有法律方面的内容并能够通过司法机构来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在传统外交证明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无疑会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有助于消除各国间的冲突。目前提交给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批案例预示着各国对法律的尊重。

正如去年在本会堂承诺的那样,波兰接受海牙国际院的强制性管辖。

波兰支持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或其他具有对人的管辖权机制的想法。

波兰非常重视保护人权作为维护和平和民主的一个因素。我们将很快加入《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我们已经接受了人权委员会根据该公约第四十一条拥有的权限。我们准备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成为缔约国,并进一步发展赫尔辛基进程关于人的一面,我们在考虑加入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波兰一直积极地从事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工作。几天前,波兰议会下院(Diet)通过一项法律授权国家首脑批准该公约。

过去一年事态的发展重申了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许多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合作使联合国得以执行这些责任。波兰对维持和平的努力也作出了一份贡献。在过去的十七年当中有一万六千多名波兰士兵在联合国旗帜之下服务。波兰准备继续参加维持和平行动。

波兰支持关于柬埔寨的计划并宣布他准备加入设想中执行该计划的国际机制。

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联合国对和平的定义不是消极的:按照《宪章》,和平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没有武装冲突。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如果把军事冲突,民族主义和军备看作是对我们共同安全的唯一威胁就将问题过份简单化了。富国和穷国之间、富足和贫穷之间的悬殊,是对联合国的又一项根本挑战。

发展中国家没有增长,大规模移民,低生活标准、鼓励贩毒和暴力,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艾滋病),跨边界工业污染,所有这些都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一场新的交易,包括减少债务,技术转让,信贷限额,直接投资和进入市场的机会等看来是对那些陷于后退,社会政治不稳定和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的国家的答案。

外债问题列于首位。我们认为,现在急需有想象力的债务削减,包括旨在防止债权国和债务国进一步两级分化并使债务国重新溶入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各项计划。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环境。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克洛尔先生阁下刚刚就这个问题作了鼓舞人心的发言。我还想提一下塞舌尔计划和对外关系部长达尼埃尔·德诺尔夫人阁下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日益相互依存。波兰欢迎1992年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最近在瑞典罗那比召开的巴尔干国家会议就是处理这一问题区域办法的良好例子。

由于目前海湾地区的冲突许多国家遭到严重损失。佛良索瓦·密特朗先生阁下在他的四点建议中包括进了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际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石油输出国的额外收入将部分地转移给那些由于这场冲突严重受害的石油进口国。

最后,我希望就中欧和东欧的变革讲几句。一党制体系由于其不可行的,中央计划的--或者说计划失当的--经济,已经让位于作为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的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政治自由和经济改革相互并存,缺一不可。

在我国对集权主义的抵制作作为渴望自由,尊严和独立的一种体现导致团结的崛起。团结工会拒绝使用武力,但这一改革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样开始的过程现在已经变为不可逆转,尽管过渡期间充满困难。波兰人作为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已经再次享有主权。我们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并将我们的未来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因此雅尔塔的遗产已经归于历史。从前的两极世界现在正在变为一个多极世界,东西方概念正在消失,无论如何,无论在政治上和除了地理关系以外其他方面都是如此。

在中欧和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伴随着结构调整。债务应大幅度减少,还应有一项全面的技术和资本援助方案以及改善的进入市场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从马歇尔计划当中汲取经验。

一年前,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以后,波兰开始了迈向市场经济的困难路程,其代价是失业,暂时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的下降。过渡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尽管如此,当关系到前所未有的演变和和平变革的成功和欧洲我们这一地区的稳定时,外部支持可证明是关键的。随着欧洲政治分裂的消失,如让经济分裂得以巩固将铸成一个天大的错误。

主席先生,几天前在一次报纸采访中你正确地说到以前政治意识形态破坏了本组织的作用。我希望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谈得越来越少而且在各国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将大减少并最终消失的时代。我们欢迎这种发展。他应该提高国际道义的重要性。达尼埃尔·德诺尔夫人阁下刚才非常恰当地提到了道义。可以肯定当联合国正在成为更加可信的时候,道义的存在将被证明是最有力的稳定因素。

下午1点20分散会。